

書

找 21 世 紀 新 浪 漫

傾心相隨

漫天的花絮，是他的承諾

X.11.17.94.5.

黎 茵

摘 心 之 匠

都會小說1995大贈獎·活動詳情請看封面裏

都會小說 S A 20

傾心相隨

黎 芯○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發行

傾心相隨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傾心相隨／黎芯著。——第1版。——臺北市：好鄰居出版；知遠總經銷，1995[民84]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都會小說；SA20）
ISBN 957-8885-42-3(平裝)

857.7

83012285

傾心相隨

作者：黎 芯

發行人：朱凱蕾

責任編輯：林吉莉

對...陳明華・陳斐卿・張嘉芳

地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
電話：7911197 7918621

傳...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

電郵：0017944-1

總經銷：知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9394166 9396007

排

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
電話／(02)7634465

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5年1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981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、蕭雄淋律師

(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)

有著作權。翻印必究

ISBN 957-8885-42-3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(都)

(會)

(小)

(說)

心

之

語

所謂的「浪漫」，

無非是各種幻想式情緒的綜合體，

它絕對可以誘發你潛藏的——

柔情。

相思河畔，

你我兩岸

朝夕殷盼，

並蒂連年

黎 芯

凝望著天際遠端的那朵雲，或如綿羊、或如猛獅的變化萬千，但又偏是構不著也攀不到，只能默默的昂首遙望，猜想著下一刻可能的形狀。

於是深情的我亦許願化作雲朵，祈盼能共比翼翱翔，無奈微風作弄，瞬息各飄東西，再回首已是咫尺天涯；不如轉化為雷電吧！我馭風狂馳，劃破長空而來，卻在即將接觸的剎那間一切如煙消散，唯剩天地低吟悲嘆，曾經擁有一切，於頃刻間全失落了存在的證明，人世愛戀一場，不就猶如浮雲聚散難測嗎？

不知是否也曾有人如我癡傻，在不知名的夜裏，爲了某場令人心碎的夢境淚濕枕畔。夢醒後雖然僅依稀記得片段，卻總殘留些許悵然若失的愁緒縈繞心頭不散。縱然披衣即起，以文字留下始末，而結局往往早已不復記憶了，日記本上的故事也總是殘缺的待續。

一直很想爲那失落的夢譜下完美的休止符，好讓

它別學菟絲花般的纏繞不離，甚至週而復始的試著在夢裏尋求可能的結局。我以筆築夢、織夢，將周遭的人、事、物去稜磨角，以自己的方式為他們在書裡留下片刻溫柔，讓純真的感覺擁有無盡延展的空間，就讓真實融入虛幻——多些愛，多些夢，少些孤獨與無奈吧！

那癡情深邃的雙眸，

鑲在斯文柔和線條的俊臉上；

頎長的一八〇身高，

阿曼尼的雅痞西服，

歐洲氣息的皮飾配件；

他是外人眼中風流倜儻的年輕醫生……





1

牆上的掛鐘規律的左右搖擺著，秒針則如駿馬奔馳般的一圈接著一圈。瓦琪無意識的以手指纏繞著電話線，直到它糾結成團。她煩躁地看看手錶，哇！都一個小時了，但是電話彼端依舊傳來叨絮不休的聲音，似乎永無休止。

「媽，知道了啦！不能遲到、不許奇裝異服，得打扮得端莊嫋淑對不對？您瞧，我都已經倒背如流了。可不可以行行好，我凌晨兩點才下飛機，累死人了，放我回去睡個回籠覺，中午我一定打扮得『花枝招展』去赴約，OK？」瓦琪賭氣的說著。雖然密集安打式的相親已經快成了生活中的例行公事了，可是一想起又要去應付某位從未謀面的陌生男子，心裏便不免感到厭煩。

「唉！又鬧什麼彆扭？你就依我一次吧！可別再玩些古靈精怪的花招把人家嚇跑

了。說正格的，這次這個男孩子的資料我已經調查得一清二楚了，論人品、論學識，比以前那些人好太多了，簡直是沒得挑。我勸你眼光別太高了，趁現在還有資格挑三揀四的，趕緊定下一個吧！再過幾年可輪到別人秤斤論兩的選你了！」

丸琪苦笑了一下。如果有機會的話，媽可能會潛入調查局將台灣地區所有適婚男子的資料全部拷貝一份，然後再一一地過濾、比較，挑出媽滿意的，而結果是——

在你三十歲之前，只需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坐在餐廳等著相親，我就不相信數百萬的男人竟然沒一個符合你的要求？

一想起媽可能搖晃著身子對自己這麼說，忍不住輕聲笑了出來。

「小琪啊，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話？」

丸琪回過神，趕忙對著話筒說：「有啊！有啊！我全記在腦子裏了。你放心，這次我保證不要花樣，乖乖的。就這樣了……我掛電話囉！」

她將公雞造型的鬧鐘設定在十點，好讓自己在赴約前能留點時間想想如何讓對方知難而退。

「咕咕雞，你可得準時叫我起床啊，不然麻煩可大囉！」她伸伸懶腰，不一會便擁著抱枕沉沉入睡了……

真糟糕，又睡過頭了！瓦琪一覺醒來早已過了自己預定的時間，只好隨意梳理一番，便急匆匆的出門。

雖然不喜歡母親的安排，但總得要準時赴約。至於這場相親該如何搗蛋才能破壞成功，只好隨機應變囉！嘿！嘿！要我乖乖的相親？那太委屈我了！她不由自主的又連打了幾個呵欠，初冬的陽光真是最佳的催眠劑。走著走著，突然懷念起溫暖的被窩。

吱——

一陣刺耳的煞車聲傳來，在她尚未清楚發生什麼事時，卻已經被人猛力一撞重重摔倒在地上了。

「你還好吧？」

瓦琪一臉茫然的望著眼前這個男人，直到一聲粗啞的怒罵聲吸引了她的目光……

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！」另一個橫眉豎目，滿嘴檳榔汁的大漢指著她罵道：「那麼大一條路你哪裏不好走，偏要走馬路中間？幸虧是我煞車快，要不然你就可以去投胎了！」

瓦琪尚未會意，陌生男子不服氣的爭辯。「你說這是什麼話！走在馬路中間是她的錯，但是這裏是住宅區，道路寬也不過七米，似乎不是貨櫃車行駛的路線吧？何況剛才你的時速少說也有五十公里，這位小姐就算是靠邊走也難保不會被你的車子擦撞。既然雙方都有錯，又何必說得那麼刻薄呢？」

原來如此！瓦琪聽完他振振有辭的答辯後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剛剛一定是迷迷糊糊的走到了馬路中間；而在千鈞一髮之際被這個人給推了一把。

呸！

那大漢吐了一口檳榔汁，像兇神惡煞似的盯著瓦琪。「算你好狗命啦！」他轉身看著陌生男人，「好小子，我現在趕時間，沒空跟你理論，你最好保佑下次不要被我遇上，不然我要你好看！」他惡狠狠的又咕噥了幾句，才關起車門，加足馬力離開。

「該死！還是開這麼快！」這人暗罵一聲，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回頭注視著瓦琪，「你沒事吧？」

這一問瓦琪才發覺自己竟然還呆坐地上。她羞赧的搖搖頭便趕緊站起。

「我沒事！謝謝你救了我，還替我解圍。」

「噢，這沒什麼，別放在心上。倒是妳剛剛走在路中央還真是危險！眼看著車子就要撞上來了，喊妳又毫無反應，情急之下只好把你推開了。」他頓了頓，若有所思

的望著她，「嗯……妳精神好像有點恍惚，是不是身體不適？我車子就停在前面不遠，需不需要我送妳去醫院？檢查一下是否有受傷？」

丸琪被他那陽光般燦爛的笑容所吸引，貪戀的多看上幾眼——一雙明亮深邃的眼眸，英挺而性格的鼻子，加上唇邊自然漾開的那股濃得化不開的笑容……縱使那頭濃密烏黑的頭髮如今顯得有些散亂，仍掩不去他迷人的特質。

「呃……我身上哪裏不對勁嗎？」

「噢！沒有。」她慌亂的將視線收回。

「對了，我剛剛的提議……」

「不用了，只有些微瘀青而已，不礙事的。況且剛才我是有點心不在焉，所以才會一不留神走偏了路。謝謝你的好意，不好意思再麻煩你了。」

他了解的點點頭，微笑著說：「不麻煩的。不過既然妳堅持，而我又正好必須趕赴一個約會，那麼我就先告辭了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丸琪揮手告別，這才想起禮貌上也該向對方留下姓名、電話，日後才有機會答謝人家呀！

「白長了這個腦袋了。」她敲敲頭，喃喃自語著。

目送那漸行漸遠的身影，瓦琪不禁感嘆起來，現在肯見義勇為的人已經算是稀有動物了！

想起自己剛剛目不轉睛的直盯著人家瞧，不禁羞紅了臉。她輕拍雙頰試著消退臉上的燥熱。糟糕，來不及了！瓦琪下意識的看看手錶，才驚覺到離約定時間僅剩十分鐘左右了。這下可管不著自己一身的狼狽樣，只好急忙跑到巷口攔輛計程車直奔目的地。



在走向預訂席位時，原本忐忑不安的心像得到解放似的輕鬆。侍者已表明對方尚未到達——這表示她將有個正當理由，可以名正言順的整整這位初次見面，便讓女方守候的男子。牆上的骨董掛鐘指著十二點五十分，原來自己也遲到了近半個鐘頭！瓦琪吐吐舌頭，慶幸對方比自己晚到，要是那個人準時赴約，卻因不耐久候而拂袖離去的話，即使不必再約個時間見面也一定得挨媽的一頓疲勞轟炸的。她點了一杯藍山咖啡，決定靜下心來想個主意好破壞這次相親。

「對了！就這麼辦，保管他嚇得奪門而逃，哈哈……」

她開懷的擊掌而笑，不一會兒才發覺鄰座的幾位用餐者正瞧著自己，竊竊私語

的。

「喂！筑倩嗎？是我啦！妳現在有空嗎……有件事非得借助妳的大力幫忙哦！事情是這樣的……嗯……嗯……沒錯，就這麼說定了……是啊，不來算他命大，如果來了——嘿！嘿！我要讓他長長見識。」



「對不起，這個地點我不大熟，一不小心又迷了路才會遲到這麼久，希望妳能原諒。」

何宇帆氣喘吁吁的坐下。看看眼前這個女孩子垂著頭不言不語的，心中早已有譖——八成對方現在正恨不得甩他一巴掌，然後掉頭就走。

他只好呆呆的坐著，期待對方的反應。

梵琪低著頭，緊抿著雙唇，盡量使自己看起來像是有點生氣的模樣，可是骨子裏卻樂歪了。想著自己設計的整人遊戲將使對面這個人如何的難堪，即使再等上一個小時也夠本。

瓦琪垂著頭，「沒關係，這家餐廳是不大顯眼，我第一次來也差點迷了路的——啊……是你……」她說著說著，一抬頭卻不禁喊了出來。

糟了！怎麼會有這麼湊巧的事呢？不會吧，我一定是中邪了，要不就是還沒睡醒。她下意識的捏捏大腿——唉喲！會痛呢，那這一切都是真的囉？拜託、拜託！發生火災吧！或是大地震也可以，只要能讓我有機會在筑倩來之前消失在這家餐廳，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。她在心底默禱。

「真巧，原來是妳，早知道這次約會的對象是妳，我們就可以一起來了，對不對？」

宇帆的震驚並不亞於她的，從未料到自己意外解救的女子竟會是這次相親的女主角，憶起她跌坐地面時楚楚可憐的神態，一抹憐惜的笑容不自覺的浮上嘴角。

「我……呃！沒想到會是你，當時我應該請問你貴姓大名，並且問一下電話號碼，找個機會回謝的，只怪我一時大意竟然忘了。既然如此，這餐可得由我作東，算是聊表一下謝意囉！」

瓦琪淡淡一笑，藉以掩飾內心的不安。現在她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或許電視台臨時來了通告，筑倩會「不顧道義」的丟下對她的承諾——雖然這不像筑倩平日的作風。

「沒道理第一次見面就讓女孩子請客的，況且那不過是小事一件，你不必掛在心上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懸吊在餐廳大門上的長串竹鈴聲響起，丸琪慌張的往門口望去，直到確定進來的人不是筑倩後，才稍稍定下了心，但是又按捺不住的脫口而出——

「或者……在見到我剛剛的狼狽樣後，你已經發覺我並不適合你，而且也沒什麼胃口和我吃這頓飯了。那不如這麼辦，現在我們就買單，然後各自回家？」

對於她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，宇帆十分愕然。才說要請客謝恩，接著又說要各自回家？或許是爲了剛剛車禍的糗樣被他遇上了，剛巧他又是她的相親對象，所以覺得尷尬吧？

「不，你怎麼會這麼想呢？我現在餓得可以吃下整隻烤乳豬哦！而且面對著一個如此可愛的女孩子只會增加我的食慾，哪會沒胃口呢？」宇帆向她扮了個鬼臉，便逕自招喚侍者點菜。

可愛？那是因爲你還沒被我整過。

丸琪憶起從前是如何「修理」那些在相親過後對她表示好感的男人。自己曾在對方要求飯後去看電影時故意買了一大堆零食，包括瓜子啦、爆玉米花啦，反正是一些